

·五味子丛书·

该说不该说

张庆和

著

GAISHUOBUGAISHUO

中国书店

该说不该说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张庆和
著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该说不该说/张庆和著. —北京:中国书店, 2009. 1

(五味子丛书; 5)

ISBN 978-7-80663-630-5

I. 该… II. 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1420 号

该说不该说

著 者 张庆和

责任编辑 刘小晖

出 版	中国书店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 编	100050
电 话	010-6301785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15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63-630-5
定 价	150.00 元(全五册)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第一篇 该说

狼牙山祭	2
仰望雪山	4
海边,望着浪花	6
我的梦	8
放飞心中的白兰鸽	9
话说张同吾	12
朗朗铮气将军诗	16
腑言片语寄明军	19
家庭要和谐 人间要好诗	22
拧个柳笛轻轻吹	24
《世说漫议》魏积良	26
面对《祁连情思》的情思	28
乡情热土心相知	30
含幽露怨荣梅诗	32
祝贺你! 大军	34
生命的罹难	37

朦胧的母亲	42
贫寒的家境	45
山歌水韵酿诗情	50
金河峪觅石	52
由“艾克圣派”的承诺说起	54
《卡尔巴拉岁月》后记	56
也说《文化苦旅》的复活	59
甜甜蜜蜜不算福	61
人的高处	63
这里总闻啼鸟声	65
走进荔波	67
草原的“希望”	71

春的絮语	75
行走大连	76
贵州山水	79

第二篇 该说不该说

顾 问	84
不该发生的“战争”	86
窝棚夫妻	89
一个乡下妹眼里的城市男人	91
扒手形色	96
北图阅报	98

身边的人	100
贪官“预报”	102
奴才对话	105
只缘有贪官 国人才忧天	108
真“衙内”·假“衙内”	110
团结也须打假	112
敢于“触摸”	114
“德治”与羞耻感	116
木桶理论说“后”	118
说说“准贪犯”	119
遭遇“出租车”	121
遗憾与不安	123

无 题	125
莫把银针当匕首	127
面对 WTO	129
秽手弄风云 闻者当从容	131
凡是贪官,都……	133
小议“适者生存”	135
拜托贪官	136
“吃活动饭”者	137
“感谢”腐败	139
孙悟空画的圈	142
小羊后传	143
小羊又传	144

小羊外传 146

第三篇 不说白不说

2007:我的日志 150

人间小语 163

边走边想 171

边走边说 173

“开发领导”二则 175

关于面子 177

血型问题 178

“名词”另解 179

官贪的逻辑 181

解读“被窃款” 183

“希望”的“田野” 185

点击“腐败” 187

世象乱弹 197

我对我说 208

该 说 第 一 篇

世界上最孤独的是梦，最快乐的也是梦，最荒唐的是梦，最美好的也是梦。梦是奔突不熄的地火，梦是意志喷发的奇观……

呵，我爱我的梦。

狼牙山祭

是你在等待我，还是我在寻找你？

——狼牙山

从少年时的电影《狼牙山五壮士》起，对你就憧憬，就向往。几十年了，我们终于相见。

让永恒的时光把难忘的瞬间牢牢注册吧——清明刚过，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狼牙山本无名，在中华大地上它仅仅是千万秀峰中极为普通的一处。然而，自从那年那月那天的那一场抗击恶魔的战斗之后，狼牙山便有了名了，继而名扬天下。

感谢浴血拼杀的五勇士吧！是他们于弹尽粮绝之后的英勇一跳，使狼牙山万众瞩目，成全了一座山的愿望。

蒙蒙细雨中，我听到花草在歌唱，大山在诉说：兽性的蹄在践踏我们的国土，锋利的刀在血刃我们的百姓！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啊，外受欺辱，内遭蹂躏，血性的男儿岂能坐视无睹！于是，在大江南北，在黄河两岸，山，举起了刀枪；水，唱起了战歌。千千万万有志男儿，一起奔向了抗战前线！

前线，其实就是一条生死线。在那里，前进一步，就要遭遇敌人，就要殊死格杀，就要付出血的成本和生命的代价。所以，在前线，敢于前进的，是勇士，是英雄，是耸立在人们心中的景仰。而胆怯退缩的，就成了逃兵，成了叛徒，成为千古唾弃的耻辱。狼牙山的五位勇士，面对多于自己数十倍的手，他们选择的始终是“前进”！“前进”！一直前进到无路可走的最高峰。这高峰，不仅仅是一种地理高度，更是一种精神信念的高度。站在这高度上俯视，苟且的生渺小了，凶恶的敌人低矮了，所以勇士们才选择了折射生命之光的别一种前进——踏着脚下的渺小和低矮，高呼着感召胜利的口号，纵身跳下了万丈悬崖！

那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跳，是震撼亿万心灵的一跳，是让生命和青

春瞬间升华的一跳。那一跳，如雄鹰搏猎，让一股英雄气激荡神州。那一跳，若流星闪烁，把光明播撒进天下人心中，勇士们以自己青春生命的凋谢，让祖国收获了胜利的果实。

可不是吗！听，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看，在高高的山岗上，在密密的丛林里，子弹射进了敌人的胸膛，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是一段怎样波澜壮阔、激情燃烧的岁月啊！

登上五勇士舍身跳崖处，仰望高高的五勇士纪念塔，心中不由生出些感叹。

举目眺望，不远处清西陵似隐约可见。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就曾经规定，不论谁登基坐殿，自当皇帝那天开始，就要为自己选陵造墓，甚至一座比一座奢华。其目的无非是想要自己死后不朽。至于皇帝们的墓地花去了国家多少资财，谁也无法说得清楚。而只知贪婪吮吸人民血汗的皇帝们，如今除了能使一些喜好制作、戏说电视剧的人还能赚些小钱外，已经再无多少实质性价值可言。可五勇士却不同，他们生前无所求，死后无所取，为祖国、为人民义无反顾的英雄壮举，已经成为了一种精神，浸入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营养不屈不挠的民族之魂。

登山时，雨一直在头上飘，雾一直在身边绕，狼牙山被笼罩在迷蒙之中。一到山顶，骤然间雨停雾散，山也明亮起来，像五勇士睁开的眼睛。

那天下山返回已是中午，看到还有很多人正在向狼牙山顶端攀登。这么多人，为什么要来？是祭祀？是追忆？还是仅仅为了看景？如今，人们的思维已经不再局限于走一条通道了，不管登山者们出于何种动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来了，就不会不知道五勇士和五勇士的动人故事；天天月月年年，前赴后继，那动人的故事就会不停顿地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复活。所以才有理由说，五勇士的壮举，作为一道风景，必将与狼牙山一起，在人们的记忆中永存。同时，也很希望那些曾经企图把狼牙山五勇士从学生教科书里删除的人们，不妨也来狼牙山走走看看，让摇曳在这里的那股英雄豪气，拂去蒙在心灵的浮尘。

仰望雪山

千里迢迢，奔赴耸立于川北地区的雪山脚下，大脑传递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仰望。

哦，仰望雪山——

这是缘于崇敬而酿成的久盼所导致的一种以亲切的目光触摸晶莹的姿势。

这是一种向往，是一种期待。

你，被风云簇拥，由雷雨裹挟，受信念委托，咔嚓咔嚓，又让照相机们悄悄地摄进底片，植入心灵，并且成为了一种静默的美丽。

红军爬过的岷山雪峰呀，一种使岁月的流水无法涤去的记忆。

在仰望者心里，你是一座丰碑，你是一笔遗产，你是送给未来和希望的一件珍贵的礼物；你是巨轮，你是扬帆，向着未来，正破浪而行。

你不是那位白发苍苍的长者，手持拐杖，喋喋不休，总爱把昨日的辉煌挂在嘴上；你也不是大草原上那顶追随季节搬来挪去的蘑菇帐篷，东西南北，居无定所；你不屈，你坚定，你刚毅，你是曾经嚼碎过一个腐朽时代，至今依然完好无损、颇具硬度的钢牙利齿呀！……

当目光沿着陡峭制作的险峻，攀登上雪山峰巅的那刻，仿佛才突然地领悟：尽管我挖空心思痴人说梦般地赋予你那多赞美，但最终还是无法与你所持有的那哲人般沉思的头颅伦比，无法与你所固有的高大巍峨伦比；似乎还隐约感觉到你斩钉截铁的存在活像一架庞大的制冷机，正不断调节这世界的温度，因而也才使传统里的优良成分保持了长久的新鲜。

真想将激情澎湃的心情悬挂于此，让那颗血红血红的心锤把这悬天的洪钟撞响，让那一声声振聋发聩的轰鸣，闯入并警醒一个个沉醉的睡梦。

仰望雪山——

在一束束热烈的目光下，你会流泪吗？在一声声深情的呼唤里，你会应声吗？你肯把缘你而生成的那份向真向善向美的心灵冷藏起来，使其永不变质吗？

哦，雪山！

海边，望着浪花

浪花呀 疾首顿足
使劲拍打岸的胸脯
哦 大海在倾诉

6

墙皮剥落的石堡，被高岭土死死堵住“嘴巴”和被强盗的利刃砍断“手脚”的岸炮；还有那座仿佛被挖掉眼球正木木地瞪着天空的销烟池。

惨烈的岁月曾经把这里踩得痛不欲生；沉重的历史曾经压得它气喘吁吁……

而林则徐呢？那个身着官服，头戴顶戴花翎，面色凝重，右手抚须，一副威严端坐、大义凛然，曾经伟岸在小学课本里的钦差大臣呢？那个屹立在中国思想的至高点上，以变革求新的眼光打量世界的先贤明哲呢？

终于，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叠现在了我的眼前。

这就是虎门炮台。

探访这片中国近代史的始源地，祭祀在这里为国殉难的英雄儿女，曾经是我许久的心愿。

仰望着眼前的一簇簇雕像，触摸着被战争的牙齿啃噬留下的斑斑伤痕，我的目光不觉抛向了那个浴血拼杀的战场：

虎门的布防，不谓不周；清军将士不谓不勇。然而他们却失败了，败得很惨，数千忠勇无一生还，全部壮烈在了这里。

这是为什么呢？

长长的虎门炮台弯曲着，宛若一个大大的问号。在问天，在问地，似乎也在问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

逝去的人是悲壮的。但那是一个朝代制造的罪恶，是整个中华民族经历的灾难。

在鸦片战争纪念馆里，有一处浓缩的且被现代科技手段再现的战斗场景：火光冲天，炮声隆隆，数千将士正殊死格杀；浓浓硝烟弥漫着，遍地尸体纵横着……

清军将士对那场战争的胜利本是充满信心的，可他们哪里料到，飞舞的大刀怎能抵得过先进的洋枪，热血沸腾的胸膛哪里抗得住牢固的舰盾。正当勇士们期待援兵，准备最后一搏的时候，他们又哪里能想到，那些贪图安逸富贵、苟且偷安，屈膝求和的朝庭奸佞，如何容得下此等刚烈。所以，首先被出卖的正是这些国家忠良。就这样，以中华民族血液里的英雄气质灌溉养育的一批最优秀的男儿，一个个都倒在了挣扎、绝望之中。

这里的花，无不浸润了烈士的鲜血；这里的叶，无不为他们沉痛哀悼……

浪花呀 疾首顿足
使劲拍打岸的胸脯
哦 大海在恸哭

是的，从根本上说，杀死他们的，不是英军，也不是英军的坚船利炮，而是清王朝自己。是朝庭里那些吮尽人民骨髓的昏庸的权力持有者，是那个喂养着无数蛀虫的腐朽污浊的社会渊藪和那个极不合理的社会结构。

海潮退去了，岸边走来一群拣拾贝壳的少男少女。他们嬉笑，他们追逐，他们不时地弯腰拾起一枚枚喜悦，或者扬手放飞心中的满足……

这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呀！

此刻，也许他们不会想到那段历史，也不会记起那场战争。

是啊，有谁不想把那段民族的屈辱尽早忘却呢？然而，人们却无法忘记！

浪花呀 疾首顿足
不停地拍打岸的胸脯
那是大海在叩问
是历史在嘱咐……

我的梦

黎明,再接受一次恳求吧,留一片夜的角落,藏我美丽的梦。

——题记

8

世界上最孤独的是梦,最快乐的也是梦,最荒唐的是梦,最美好的也是梦。梦是奔突不熄的地火,梦是意志喷发的奇观……

呵,我爱我的梦。

梦有色,五彩缤纷;梦有味,甜酸苦辣;梦有声,是生活之锤撞击命运之钟的阵阵回响;梦有形,似信手可摘的路边花,如随时可触的绕身风……

哦,我的梦……

踏着父亲和母亲不算和谐的音律,我走上人生的舞台。

这就是属于我的舞台吗?它太简陋了,它太窄小了。人生是支歌:1-2-3-4-5-6-7。这音阶,注定我的路坎坷不平。于是,父亲嶙峋的肋骨成了我登攀的阶梯,母亲苦涩的乳汁是我灵魂的洗洁剂。我有了路,也有了一双去大千世界寻觅真善美的明亮眼睛。

不要阻止我吧!

生活太美好了:一落生,我就对芸芸众生发出由衷的歌唱。

人世太无情了:一学步,我就一次次被那个拉不直的问号绊倒。

风说,看我把迷雾驱散;雨说,看我把坎坷踢平。果然,风来了,雨也来了。但风雨过后,却留下一片断垣残壁……

相信生活吧!梦说——

火的面前,我是水;水的面前,我是岸;岸的面前,我是山;山的面前,我是鹰。鹰有翅……

相信求索吧!高阔的天空说:我是希望,我是未来。

梦,不为心愿设置障碍。

放飞心中的白兰鸽

陈建功，久慕其文，未识其面。在“五色石”300期纪念座谈会上，我见到了他。

中等身材，胖墩墩的。一尊健壮结实的体魄，一副热情随和的模样。当接过他伸出的那双曾经握风钻采煤，执妙笔疾书的大手时，心里曾有的那种因陌生而产生的距离感，随着他亲切有力的一握，一下子便荡然无存了。

我们的话多了起来，似乎有很多想说而没说完。于是，在初夏，一个细雨如丝的下午，我拜访了他。

1949年11月，陈建功出生于广西北海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7年随父母迁居北京，1968年8月高中毕业后，到京西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采煤工人。在那里，煤矿工人的那种正直、纯朴、勤劳的秉性，那众多干部、师傅们对他的关心、爱护和帮助，至今仍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心中。一直干到第六年上，一次，他的腰不幸被矿车撞成骨折，伤愈后再也不能下井了，便在井上打起杂来。什么筛沙子，运木料，挖坑，垒墙，当图书管理员，几乎什么事都干过。他曾为书记写过大会报告，也曾为劳模写过朗诵诗，然后再署着人家的名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

建功实实在在，一点也不粉饰自己。聊起他的早期作品，他说：当初自己除了想练练笔，还有“功利”这个想法在起作用。那时候，就是想利用创作来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如1973年发表的诗歌《欢送》和小说《铁扁担上任》等，就是一种违心的歌唱。那阵实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因建功对当时的形势言谈出了点格，领导根本不推荐他，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不给。建功是个活蹦乱跳、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人呀，用如今的话说叫做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人生价值。看着别人高高兴兴上大学去了，一个卓有才华的青年被抛弃一边，在一种失落感的困惑下，却还要为他人唱《欢送》的赞歌，可想他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了。

建功谈吐幽默、风趣，就如同他的作品一样，在幽默风趣的语言里，

往往掩埋着一种令人难以言状的悲戚或沉重。由“唱不想唱的歌”，到“唱自己想唱的歌”，谈及建功近 20 年的创作生涯时，竟被他用这轻轻松松的一句话括全。但细细想来，这轻轻松松的一句话里，包容了他多少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

建功说他真正的创作生涯是从 1979 年开始的。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这是新时期带给厄运中青年的第一次狂喜，建功则是最先享受这狂喜的一个幸运儿。命运转机的喜悦和自得，思想解放大潮的冲撞，促使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的他，常常徘徊于未名湖畔默默地想。想那些别人常以为不足挂齿的事，想那些最原始、最粗鄙、最不值一顾的事物里蓬勃着的生命律动……于是人生，于是命运……他终于想明白了：那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无拘无束地歌唱的年代呵！在这魅人的时代里，一定要唱出个“颠三倒四的效果来”。于是，一篇篇风骨劲健的文章涌出了他的笔端：《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迷乱的星空》、《卷毛》，还有一篇篇拨动人们心弦的别的什么什么……

那是被禁锢的精灵冲出瓶口的呐喊，那是白兰鸽在欢腾的白云里、灿烂的蓝天间自由自在地歌唱。从那时开始，建功以小说为主，写散文，写随笔杂谈，也写报告文学、电视剧，一发而不可收。文章满天下，大名传海外。国内多家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小说、随笔等合集，有的作品被搬上银幕、屏幕，十几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捷、塞尔维亚等文字在海外出版。除此，台湾林白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丹凤眼》，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建功小说选》，美国蓝登出版社出版了小说《找乐》。

在北京文坛上，说起陈建功，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仗义、正直、坦率，活得很洒脱；文章不苟同，不流俗，为人为文都很可敬。

文坛上，有的刚写了点东西的人，就爱“穷摆谱儿”，架子端得了不得，建功却不然。他说，“我辈本是蓬蒿人”，即以做普通人自乐，随遇而安。有的人“文人相轻”，建功更不然。他敬佩那些对社会、对人生有独到见解的人，不管他们与自己的文学观是否相同，只要对人类的情感宝库有所贡献，他都赞成。所以，他才总能客观、公正地对待每一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他说：无论沉浸在对文明进程的讴歌里，还是沉缅于对消失的传统的挽歌中，不同的作家会以不同的情感方式把握这个世界，从